

楊文田

# 行走在千年石樑 與人間煙火之間

## ——泉州洛陽橋



各說各話

清晨的泉州，天色尚未完全放亮，洛陽江面已泛起細碎的波光。我們一行人從市區驅車前往洛陽橋，遠遠望去，這座橫跨江海之間的古橋安靜而從容，彷彿一位歷經千年風雨的老者，靜靜臥於潮起潮落之間。橋未近，人已生敬意，這不僅是一座橋，更是一段凝固的歷史。

對我而言，洛陽橋並非只是遊記中的風景。橋南岸的橋南村，是我外婆的家。外婆家的老屋靠近海邊，推開門，便能聽見潮水拍岸的聲音。童年的許多記憶，正是從這片海風與浪聲開始的。

洛陽橋，又名萬安橋，始建於北宋皇祐五年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橋之一。站在橋頭，江風迎面而來，夾雜著淡淡的海腥味與濕潤的水汽，讓人立刻意識到，這裡並非普通的內陸河道，而是潮汐往復、鹹淡交匯的複雜水域。正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，古人以非凡的智慧與毅力，完成了這項堪稱奇跡的工程。

從建築史的角度看，洛陽橋不僅是一座交通設施，更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古代工程傑作。橋始建於北宋皇祐五年（公元1053年），由泉州知州蔡襄主持修建，歷時六年方告完成。全橋採用梁式結構，以花崗岩條石為主要材料，橋身由多座橋墩支撐，順應潮汐水勢而建，體現了古代工匠對自然條件的深刻理解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技術，便是「種蠟固基」法，即在橋墩周圍放養牡蠣，使其附著生長、凝結成殼，以增強地基穩固性。這一方法在世界橋樑史上亦屬罕見。正因其突出的歷史價值、科學價值與藝術價值，洛陽橋於1988年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成為中國古代橋樑工程的重要實物見證。

踏上橋面，腳下是由條石鋪就的橋板，歷經千年踩踏，稜角早已磨得圓潤光滑。橋身不高，卻綿延數百米，一步步向前延伸，彷彿在引領人穿越時空。行走其上，很難不去想像當年建橋的艱辛。潮水湧湧，地基鬆軟，而古人卻以順應自然的方式，完成了這一工程壯舉。

橋上行人並不稀少。有晨練的老人，有挑著擔子趕市的鄉民，也有像我們這樣放慢腳步、邊走邊看的遊客。洛陽橋並未因「古跡」身份而與現實生活隔離，它依舊是當地人日常通行的一部分。歷史在這裡不是被供奉起來的符號，而是仍在被使用、被踐踏、被感知的現實存在。

行至橋中段，視野驟然開闊。洛陽江水在腳下緩緩流淌，水面寬闊，遠處漁船點點。低頭望去，橋墩周圍依稀可見附著的貝殼與海生物，彷彿在無聲延續著「種蠟固基」這一古老技法。潮水漲落之間，橋與水相互成就，既是對抗，也是共生。

而這些海水、貝殼與潮汐，對我而言並不陌生。小時候在外婆家，我常和村裡的孩子跑到海邊，在退潮後的沙灘上搭沙雕，用小桶一鏟一鏟堆起「城堡」。海水尚未完全退盡時，小螃蟹會從沙洞裡探出鉗子，我們蹲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抓，往往還沒碰到，它們就已橫著逃進水裡。褲腳濕了、衣服髒了，卻從不覺得煩，只覺得一天怎麼那麼短。

那時最開心的事情之一，是橋南村「大人公」生日的日子。那一天總是格外熱鬧，親戚朋友從四面八方趕來，家家戶戶支起圓桌。孩子們穿著新衣服，在巷子裡跑來跑去，鞋子踩著海沙，衣角被海風吹起。廚房裡蒸汽騰騰，海鮮、紅燒肉、

謝如意

# 花開草長兩由之



心底流雲

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有人給人祝福，總是用自然界的花草做圖案，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厚度，沒有其他可以比擬！

花草沒有人的七情，卻有自己的秉性。花開花落，草長鶯飛兩由之，便自然通于無限，走向永恆！我總是一般沒有特別的時候，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日常交流疏通，不知道別人可否理解此中的真味，但自己是決定接納雍容了。我本是微不足道的人，做著自然而然的事。沒有什麼時髦高調的說詞，卻有著隨性而動的吉祥。

大早起來了，什麼俗務都是俗務，堅持做好俗務就不俗。一個人默默無聞地做，許多人隨緣邂逅知見，褒貶都不足為慮，自己心到事到就好！

一天之中，我們承天一視同仁給予二十四個小時這就是我們的青春時光，

甜湯輪番上桌，笑聲、鄉音與浪聲交織在一起，成為童年最鮮活的背景音。

洛陽橋不僅是一項工程成就，更是一座文化之橋。自宋以來，無數文人墨客在此駐足，留下詩文與題刻。橋頭橋尾分佈著石塔、碑刻與石獅，線條古樸，神情肅穆。它們並不張揚，卻與橋體融為一體，共同營造出一種沉穩而莊重的氣氛，讓人不自覺地放慢腳步、壓低聲音。

下橋後，我們沿著橋邊的小路走進附近的村落。如今，漫步這些街巷，你會發現這裡既保留了古老生活氣息，也呈現出經過文商旅整治後的整潔秩序。近年來，隨著泉州持續推進世界遺產保護與文旅融合發展，洛陽橋周邊村落迎來了系統性的整治與修繕：道路環境得到改善，傳統民居得到保護修復，公共空間與文化資源也不斷提升與梳理。在盡量保留原有生活肌理的基礎上，當地逐步改善人居條件與整體風貌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一過程並非簡單的「景區化」改造，而是在尊重村民意願前提下，通過反覆溝通與協調，爭取共識，使文物保護、鄉村生活與文旅發展之間形成平衡、可持續的共存關係。

同時，泉州市及洛江區各級政府部門高度重視洛陽橋的保護與管理，在堅持文物保護優先的基礎上，不斷修正完善管理模式。通過系統性修繕維護、環境整治與日常巡查，最大限度保持古橋歷史風貌與結構安全，並在遊客承載與公共服務方面持續優化，使洛陽橋在被妥善保護的同時，仍能被親近、行走、感受，逐漸成為海內外遊客到泉州必遊的重要勝地之一。

我們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前停下，點了一碗麵線糊。

熱騰騰的麵線糊端上來，湯色乳白，撒著炸蒜與香菜，入口細滑溫潤，帶著淡淡的海味。店主說，許多本地人一早過橋，都會來這裡吃上一碗，暖胃也暖心。這樣的味道，與外婆家清晨鍋裡翻滾的湯水氣息，在記憶中悄然重疊。

不遠處，還有攤位賣著炸醋肉、海蠣煎和泉州肉粽。海蠣煎外脆內嫩，蟻香濃郁；醋肉酸香開胃，極具閩南特色；而泉州肉粽用料紮實，糯米、五花肉、香菇、栗子層層疊加，一口下去，份量十足。這些小吃並非專為遊客準備，而是當地人世代相傳的味道，與洛陽橋一樣，都是時間沉澱下來的生活成果。

午後，我們再次回到橋上。陽光漸盛，橋面被照得溫暖而明亮。遊客漸多，有人拍照留念，有人倚欄遠望。不同口音在空氣中交織，卻並不顯嘈雜。洛陽橋以它特有的尺度，包容著來自各地的腳步與目光。

站在橋中央，我忽然意識到，洛陽橋之所以動人，並不僅因為它古老或「第一」，更因為它始終連接著兩端的真實生活。它連接的不只是江海兩岸，也連接著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。對我而言，這裡既是世界遺產，也是童年回憶的起點。

傍晚時分，江面泛起金色的光。漁船歸來，橋影映水，行人步履放緩。洛陽橋在暮色中顯得格外寧靜。離開時，我回頭再看了一眼那條石樑，忽然覺得，它並非橫跨江海，而是橫跨了時間，也橫跨了我的生命旅程。

回到市區，夜色漸起，城市燈火明亮。但洛陽橋的江風、水色，以及外婆家門前那片沙灘上的笑聲，仍在記憶中緩緩延續。行走洛陽橋，不只是一次觀光，而是一場與歷史、鄉土與自我記憶的重逢。真正偉大的遺產，往往既屬於世界，也深藏於個人的心中。

吳戈

# 菲華社團的歷史與現狀



吳戈談橋

在東南亞各國華僑華人社會中，菲律賓華人社會被稱為典型的「社團社會」，其突出特點在於：雖人口相對較少，社團數量卻位居前列，且一人同時參加多個社團亦為常事。藉此「吳戈談橋」開欄之際，筆者擬就此對菲華社團的歷史流變、現狀特徵及發展前景作一梳理。

回溯歷史，菲華社團之濫觴可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時期。1680年成立的岷倫洛華人區公會，兼具宗教與行政性質，可謂菲華最早的組織機構。（《菲律賓華人通史》，2016）1850年，馬尼拉廣東會館成立，成為最早的同鄉組織。此後，宗親會、同業公會及秘密會社漸次湧現。迨至美治時期，結社自由得以法律保障，菲華社團迅速發展。1904年，在中國領事館支持下，小呂宋中華商務局成立，後改稱馬尼拉中華商會，成為二戰前菲華社會的最高領導機構。抗戰時期，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等抗日團體紛紛成立，展現了海外僑胞與祖國同呼吸、共命運的赤子情懷。1954年，菲華商聯總會（商總）成立，取代中華商會成為華社領軍團體。1975年中菲建交前後，親大陸社團開始活躍，菲華社會由此形成左右對峙之局。（朱東芹，2010）

審視當下，菲華社團之數量與實力已蔚為壯觀。據《菲華社團名錄》統計，僅馬尼拉地區有業務往來的社團即達九百餘個，若計及各地不活躍者，總數約三千左右。（朱東芹，2010）就影響力而言，商總仍居絕對領軍地位，其會員遍佈全菲，經費充裕，聲譽卓著。菲華各界聯合會、宗聯、晉總、校聯等亦各擅勝場。近二十年來，新移民社團引人矚目，旅菲各校友聯合會（校友聯）、菲律賓中國商會等相繼成立，為菲華社會注入新鮮血液。值得關注的是，20世紀90年代末商總完成政治轉向後，華社左右之爭明顯淡化，相對團結之局面漸次形成。

（朱東芹，2010）

菲華社團之特點，首推「會中會」現象。因菲華祖籍地高度集中於晉江、南安、惠安等閩南縣市，同鄉會多以村為單位，且閩南鄉村多聚族而居，單姓村甚多，故同鄉會與宗親會相互交叉，大姓宗親會往往統屬數十個同鄉會，形成獨特的社團網絡。（施振民，1992）其次，社團功能多元且與時俱進。傳統上，宗親會、同鄉會以敦睦鄉誼、扶危濟困、獎學助學為要務；商會則以維護權益、協調工商為旨歸。近年來，捐建農村校舍、義診贈藥等面向主流社會的公益事業日益成為社團工作重點，商總六十餘年來已捐建農村校舍逾四千座，深得菲政府及民眾讚譽。（朱東芹，2010）

然而，菲華社團亦面臨不容迴避的問題。首推不團結之痼疾。閩南俗諺云「泉州人個個猛」，意謂自命不凡、互不服輸，此性格特質移植海外，加之名利之爭，社團之間及內部紛爭時有所聞。（周南京，1993）其次是後繼乏人。年輕一代菲華受西式教育，中文能力有限，對傳統社團活動興趣索然，雖設青年組亦收效甚微。新移民的加入雖暫解燃眉之急，然其多忙於創業，參與意願尚待提升。（朱東芹，2010）資源浪費問題亦不容忽視，各社團在宴請、換屆典禮上排場過大，諸多公益事業各自為戰，重複投入而效益不彰。

展望未來，菲華社團的發展當呈兩大趨勢。其一為本土化。隨著華菲融合成為共識，社團職能將進一步面向當地社會，服務主流社群。其二為國際化。世界晉江同鄉總會、世界柯蔡宗親總會等國際性社團的成立，標誌著菲華社團正積極拓展全球華人網絡。（莊國生、陳華岳，《菲律賓華人通史》，2016）興利除弊，整合資源，培養新生力量，乃菲華社團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。我們期待這一「社團社會」在自我完善中，為菲華社會與菲律賓主流社會作出更大贡献。

黃振宇

# 祖厝與池塘



特稿

自古閩南地區便有「魚米之鄉」的美譽，名副其實。

西林官田村坐落著一座三落祖厝，祖厝兩側各有一處池塘，分屬東西。祖厝前有一條明代人工開挖的圳溝，用於農田灌溉，與西林村幾處明清時期的古厝池塘相通，且每座池塘都養殖著魚類。在農藥化肥稀缺的年代，除了人工積糞發酵、堆草燒土等方法外，清理池塘淤積的淤泥也是重要的農耕手段。挖淤泥既能清潔塘水，又可將淤泥挑運至村外的晉江東溪細砂埔，用細砂拌和淤泥改造農田。

左側的池塘面積較大，與官田後美宅祖厝、官田油園祖厝、官田油園三落厝的池塘相連。右側的池塘，據老人說，是三落祖厝建成後，家族繁衍迅速、人口增多，附屬的分居建築逐漸擴建。因西邊居室曾偶發火災，從東邊池塘取水救火路途遙遠，往往延誤時機導致火勢擴大、損失慘重，後來便在西邊挖了個小池塘，此後再未發生較大火災。古代民居多為土木結構，水塘對防火起著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。聽姑媽講，我出生在下半夜，黎明時分天剛濛濛亮，她出門倒水洗刷時，西邊池塘剛好泛塘浮魚，她還撈到一條大魚，偷偷藏在木盆裡帶回家。這說明當時右側池塘水質尚好，仍可養魚，但從我記事起，右池塘已只剩一條又髒又黑的水溝，後來被填平，不復存在。

小時候，常能聽到柴油機在固定位置連續發出「彭彭」的聲響，那是左側池塘在抽水，準備清塘捕魚過大年。年底時，村裡家家戶戶都能分到幾條亞洲鯉魚，不捨得多吃的人家也可帶到集市換購其他年貨。除夕夜的餐桌上，自家魚塘產的魚菜最具年味，也最為奢侈。

較早的祖厝建於明代中期，坐南朝

北，池塘位於厝厝前；後來修建的三落厝則在清代，坐北朝南，因此大池塘位於三落厝左側。小池塘在西側，離三落厝厝前約百米處有一條圳溝，長年流水不斷。每年三、四月份，圳溝兩側都是插秧的稻田，暮春至初夏，鯽魚正值繁殖旺季，覓食活躍。梅雨時節，圳溝水漫入稻田，鯽魚順著淺水游進田里。此時正是人工為禾苗鋤草、拔稈、施肥的季節，人們總能踩到藏在稻田腳印窩裡的鯽魚，邊幹農活邊捉魚。記得有一年，我一天就捉了兩大桶本地鯽魚。後來由於除草劑、化學肥料的使用，以及農藥除蟲，再加上羅非魚雌魚口孵繁殖時吞食其他魚卵，且其不挑水質的人侵特性，導致圳溝水質惡化，本地鯽魚便難覓蹤跡了。

這條圳溝由明代的黃河清發動鄉民修建，起於今梅山鎮鼎誠村，止於洪瀨鎮西林村尾溝口，總長約十公里，受益農田達數千畝，名為永利圳。它為當時以農為本的社會農業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，使農田旱澇保收，既能灌溉又可排洪防澇，造福一方鄉民。黃河清官至明朝太常寺少卿，後人為紀念他興修水利、利國利民的功效，將永利圳又稱作少卿圳。

早期的閩南人建厝時，多以家族聚居，講究風水坐向，常依山傍水而建。俗話說「家有園棗，富貴不完」門前有一塘，家中出棟樑」。厝邊的水塘除了灌溉、排澇、防火、洗滌、濕潤空氣、美化自然景觀外，自身的產出也十分豐富：塘內可養魚，塘邊能養鴨鵝，呈現出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慢節奏田園生活畫卷。

如今，隨著社會發展，古厝裡的人漸漸移居他鄉，祖厝成了低矮破舊的危房；池塘因地勢低窪、疏於管理，雜草叢生，再無往日碧水蕩漾、鵝鴨成群的景象。村邊的農田被改建成工廠和單門獨戶的房屋，田園風光漸漸消失，留下的只有揮之不去的鄉愁與回憶。

蘇麗莎

# 為何平穩只是短暫的？



寶島來鴻

平穩只是短暫的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：哲學的、人生的、社會的、甚至自然界的，以下是幾個層面的解釋：

(1) 人生層面，在人生中，平穩往往只是一個過渡的狀態，因為人的情緒、健康及環境都在變化，社會、經濟、關係等等外在因素也不斷改變；

(2) 心理層面，人類的心理也渴望穩定，但又被成長與慾望推動，當生活太平

淡，人會覺得無聊。

當生活太刺激又渴望平靜，所以內心的平穩其實是一種短暫的心裡滿足，因為人總會再次尋求新的平衡；

(3) 社會與歷史角度，歷史上沒有那個時代是永遠穩定的，政權、經濟、文化與科技都在不斷變動，既使在太平盛期也只是下一次巨變前的寧靜。

總之，平穩只是短暫的不是悲觀凡說法，而是一種覺察，它提醒我們不要把穩定當成理所當然，要學會在變動中找到自己的節奏，接受變化是人生的常態。